

# 意象图式下的理学“忠信”

鲁 进<sup>1,2</sup>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209;2. 喀什大学 外国语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6)

**摘 要:**忠与信作为忠信思想的成分,两者的关系可见于七个意象图式:表示内外关系的容器图式、隐藏实质的表面意象图式、循物无违和徙义的路径图式、心性空间的中心—边缘图式及远近图式、尽己的虚实图式、以及忠信进德的循环图式。这些意象图式反映了忠信焦点和背景的动态和静态的关系。忠信体用有定,心的意象图式为其提供了背景框架。忠信要结合“忠信进德,修辞立诚”所含的两个内外循环图式来理解,而路径图式是其基本图式。这些意象图式的作用是隐喻性的。忠信在心空间内,重点是忠,发于心空间外重点是信。忠决定信,信是忠的外显。诚是忠信的最高境界,中间有进德、修辞的过程,目的在“居业”。

**关键词:**忠信;意象图式;隐喻;焦点和背景

**中图分类号:**B244,H0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1-0024-06

“忠信”是理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朱熹学生陈淳将其列入《北溪字义》内重点解释。理学认为万善源自天理,天理在人心是性,表现为仁义礼智。忠信属善,是实理的表现。尽己为忠,忠之验为信。言由心生,心中有忠就会真诚而言无不尽,心口一致,从而达到忠信的标准。由于气质之性的缘故,忠的外发未必做到“尽己”,从而影响信之可靠程度。忠信对常人是工夫的要求,是人们通向圣贤之路的自我修为。“忠信”最初见于《四书》和《五经》。例如《论语》:“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大学》:“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周易·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理学的忠和信的内容富有逻辑和结构,两者构成具有动态和静态关系的整体,属于心性范畴,忠信的实质可见于意象图式的隐喻扩展。

## 一、意象图式及焦点和背景

意象图式来自人们在生活中得到的重复的、动态的身体经验,这些经验由具体而简化,变得抽象,具有结构,人们通过这些结构化的经验进一步理解世界,同时赋予新经验相同或类似的连贯性和结构。常见的意象图式有容器图式、平衡图式、连接图式、路径图式、循环图式等<sup>[1]10</sup>。

意象图式可以是隐喻性的。所谓隐喻,是根据已知领域的经验来帮助理解未知领域的知识。已知领域的经验通常具体,易理解,被称为源域;未知领域通常抽象,难以理解,被称为目标域,或靶域。我们通过已知来隐喻性地理解未知,是因为二者之间有某种相似性。例如,“人生是旅途”的隐喻,旅途的经验映射到人生,于是,其隐喻蕴含就包括了人生有起点和终点,中途有站点,有歧路等等。这样人生作为抽象的目标域就比较好理解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是隐喻性的,故我们对概念的理解和表达也是隐喻性的。这种隐喻性也是哲学解释世界的手段。意象图式作为规律性、重复性、条理性、结构性的生活经验,可帮助我们隐喻性地理解抽象概念,使得这些领域的内容也显得具有一定的结构和条理<sup>[1]xiv</sup>,不少概念实质是意象图式的反映。意象图式的隐喻性投射即意象图式的隐喻性扩展,这样的意象图式也称为隐喻性意象图式。如,来自我们生活经验的“容器”意象图式,是一种有一定封闭性的有容纳功能的经验图式,我们的身体就是一种容器。当我们把这种容器图式的经验投射到其他方面时,就会有内外、深浅、封闭和开放等空间理解。此时,“容器”的意象图式的结构可以理解为隐喻性结构。

忠信的隐喻性意象图式包含了七种基本意象

收稿日期:2019-11-14

作者简介:鲁进(1966—),男,安徽无为,文学博士,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讲师、喀什大学援疆教师。

图式:容器图式、表面意象图式、路径图式、中心—边缘图式、远近图式、虚实图式和循环图式。如此多的意象图式集中在一个概念上,这在理学概念中是很特殊的。

容器图式的特征要素是内、外和边界。它基于我们的身体经验,因为人体就是个典型的容器。表面图式的特征是物体的最外或最上层。它基于我们的身体经验,表现为我们的身体有表面。我们看到或接触到的物体都有表面,而表面之下的部分常常是我们未知或不可见的内容。路径图式的要素是起点和终点,以及连结起点和终点的连续的线路。它基于我们的身体经验,表现为我们的生活空间由路径连结成整体。中心—边缘图式的要素是事物的核心位置,和与核心点有一定距离的边界。它基于我们的身体经验是,世界以我们身体感觉为中心,从这中心出发,一直到某个距离,是我们可以感知的世界。类似地,远近图式基于我们的身体经验的距离感,强调了感觉距离。虚实图式的要素是充实和空无。它基于人体经验如吞吐、抓放、纳入和排出等。循环图式或称周期图式,其特征是重复。它基于我们的身体经验是呼吸、心跳、消化、经期,以及我们感受到的外部世界的昼夜更替、季节变化等。

简言之,意象图式的出现是我们身体经验的结果,为我们继续认识世界提供了经验结构。我们对抽象世界的理解需要意象图式的参与。

意象图式作为我们的身体经验离不开感觉运动。运动是在一定空间里发生的,所以容器图式和表面意象图式涉及运动对象的内外关系。路径图式和循环图式涉及运动对象的起点和终点。中心—边缘图式、远近图式涉及距离关系。虚实图式与运动的结果有关。

在我们利用意象图式理解抽象内容时,感觉运动和我们语言中的另一种认知系统联系了起来,该系统把一个概念确立为另一个概念的参照点或定位体。需要定位或参照点的概念是焦点,提供定位的概念是背景。焦点是可移动的实体,其路径、位置或方向是变量。背景是参照实体,相对于某一参照框架,它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焦点的位置、路径或方向可通过背景确定<sup>[2]311-316</sup>。

动态地看,信是由忠变化来的,心内的忠通过言语和行为表现于外,成为信,故变化的忠是焦点,其背景是心,心的容器结构提供了背景框架。

静态地就体用关系来看,通常是一体多用,体

是背景,提供背景框架;用是焦点,是从体中突显出来的。据此,就由忠到信变化的结果而言,忠(体)与信(用)对应,忠在心内,忠和心一体,忠和心一同成为焦点信的背景。(见后文表1)

## 二、忠信的意象图式

陈淳和程颢专门解释过忠与信的关系,如程颢说:“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谓信,表里之义也。”<sup>[3]133</sup>这其中包括了上面列出的七种意象图式。首先是反映内外关系的容器图式。容器指的是心。“尽己”即尽心,己和心互为转喻替代,但不论是代表身体的己和代表思想的心,都是容器。容器有内外,内部有内容。存于心内的是忠,忠发于心外的是信。从心性关系来说,在心内的是性,性之所发是情,所以,忠属性,信属情,忠信是性情的具体化。忠和信,同性和情的关系一样,是内外表里的一致关系。所以,朱子认为:

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故明道曰:  
“忠信,内外也。”这内外二字极好。<sup>[4]482</sup>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为内外始终本末。有于己为忠,见于物为信。<sup>[4]486</sup>

其次,上面这两句所言的内外,即是程颢所谓“表里之义”,有表面意象图式。朱子认为:“忠是有诸内,信是形诸外。所以谓‘表里之谓’也。”<sup>[4]490</sup>内在的忠以信的形式表现于外,其中的表面图式赋予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是“里”比“表”重要,“里”代表实质,“表”是未必反映实质的表象。据此,“忠信”之忠的重要性大于信。不仅如此,“言忠信,行笃敬”也含有“忠信”的表面意象图式。信是行的表面,行是信的内在。信是人言之实,而每言必诚是修辞立诚。朱子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无不发出来,也是一件大事。”<sup>[4]1721</sup>又说:“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说。”<sup>[4]1723</sup>言为心声,是对善行的解释和宣传,故而“修辞”对于行、对“居业”有特殊意义。

而且,信的循物无违含有路径图式。心所发出的忠必须针对某个对象,这个对象是路径的终点。自心中所发出的忠的内容沿着理的路径到达所发对象,如果这个路径不符合理,便为不实。朱熹弟子文振说:“循物无违,譬如香炉只唤做香炉,桌只唤做桌,便著实不背了。若以香炉为桌,桌为香炉,便是背了它,便是不著实。”<sup>[4]487</sup>

另外,“忠信”的中心—边缘意象图式要从内



而言,忠是儒家内圣的开始,诚是内圣的圆满,信是外王的基础,行是外王的实践,而外王的实践所反映的真实以及符合理的一切也是诚的内容。

而且,自“忠信”到“进德”,中间有个“徙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路径同上面的循环路径是一致的。朱子解释曰:“‘主忠信’是割脚处,‘徙义’是进步处。渐渐进去,则德自崇矣。”<sup>[4]1086</sup>又曰:“‘徙义’,是自家一事未合义,迁徙去那义上;见得又未甚合义,须更徙去,令都合义。‘主忠信’,且先有本领了,方‘徙义’,恁他便德会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处?如何会崇!”<sup>[4]1086</sup>这说明,徙义不是必然地会进德,两者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反复的曲折的路径。“主忠信”说明心内已经有了“敬”的主一,已经做到了“敬以直内”。但是“敬以直内”和“义以方外”是不可分离的一对,有了“敬以直内”,就必然有“义以方外”的要求。“徙义”就是要求在“义以方外”之前,确定义的正确位置。做到了“义以方外”,“进德修业”才有真正的工夫内涵。

对“言忠信,行笃敬”,信是言的合于理的真实,行是合于理的行为实践,是徙义的过程。义和敬也是内外关联的一对,“敬义夹持”是行为工夫的要求,所以要“行笃敬”。敬的主一意味着心内和心外的一致,以及合于理的言行与忠的一致。

这几种意象图式中,循环图式是核心图式,反映了忠信、进德、修辞、立诚的整个过程。但路径图式是基本图式,整个的循环图式可以通过路径图式表示出来,其顺序为:1. 忠;2. 信;3. 德;4. 辞;5. 诚。其中,1、3、5 在心内;2、4 在心外。路径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心。在旅途领域中,这五点相当于旅途的五个站点,忠在五个站点有信、德、辞、诚的变化。当运动的忠最后成为诚时,我们的心理视点落在诚上,诚成为最终的焦点,其余泛化为它的背景,而心容器提供了整个背景框架,表明这个过程是个内圣的工夫过程。

### 三、忠信意象图式的隐喻性

意象图式先于概念出现。当意象图式被用于理解概念时,意象图式具有隐喻的特点。这样的隐喻性的意象图式让所理解的概念具备结构,例如“人生是旅途”的隐喻中就有路径的意象图式,我们对“人生”有路径的线条性结构的隐喻理解。

忠信的隐喻与其意象图式密不可分,例如容器图式同时也是容器隐喻,虚实图式反映了容器

内容的有和无的交替,本质上也是容器隐喻,而内容的虚与实是实体隐喻。另外,反映“徙义”过程的循环图式实质上体现了旅途隐喻。

忠的容器是心,忠是心的内容,心内的忠在心外变为信,两者之间有路径的连接关系。容器意象图式隐喻突出了容器的内容和容器结构的内外区别。忠和信是容器内外可量化的实体,可分类,有界限,是可以拿出来让人们可视可及的在感觉上极为真实的存在,例如:

(1) 忠信者,真实而无虚伪也;无些欠阙,无些间断,朴实头做去,无停住也。<sup>[4]123</sup>

(2) 忠信只是一事,只是就这一物上见有两端。<sup>[4]489</sup>

(3) (朱子)曰:“公所举许多忠信,只是一个,但地头不同。”直卿问:“《乾》之‘忠信’与他处所谓‘忠信’,正犹夫子之‘忠恕’,与子思所谓‘违道不远’之‘忠恕’相似。”曰:“不然。此非有等级,但地头各别耳。……”<sup>[4]1720</sup>

(4) 忠信为周。如这一个人合当如何待,那个人又合如何待,自家只看理,无轻重厚薄,便是周遍。<sup>[4]581</sup>

(5) 伊川说“内积忠信”,“积”字说得好。某“实其善”之说虽密,不似“积”字见得积在此而未见于事之意。<sup>[4]1718</sup>

(6) 忠信非判然二物,从内面发出,无一不尽是忠。<sup>[7]27</sup>

在例(1)中,忠信是连续的完整的事物。在例(2)中,忠和信是一物之两端。在例(3)中,“忠信”可有不同变化。在例(4)中,“忠信”被视作分布均匀的实体。在例(5)和(6)中,“忠信”是量的存在,可量化,可积累,被贮存,成为一种资源。

心的虚实意象图式在此也是隐喻性的。心内的忠未发时,心作为容器是内实外虚;到忠完全发于外时,心外实内虚,发于外的忠表现为信。在心的内外,实为焦点,虚为背景。忠的已发和未发的区别,其实是信的具体变化的一种形式。

“徙义”的循环图式和路径图式有旅途隐喻的特征,旅行是有起点和终点的活动过程。朱熹说:“义是吾心所处之宜者。见事合恁地处,则随之而应之,更无所执也。”<sup>[4]663</sup>所以,“徙义”目的是让心处于最适合的状态,这是“进德修业”的过程,进、修是徙,德、业属义,德属于心,业属于行。



反映德的行和心内的诚是对应的。所以,“徙义”的起点在心内的“割脚”处忠,经过心外的信的阶段,再返回心内,最终成为心内的诚,而信、德都是途中的站点。诚、德、忠都在心的容器之内,它们的层次却不一样。忠是最初的阶段,德是中途的站点,德崇而后为诚,自忠而诚是渐进的过程,诚的层次最高。在朱子的评价中,诚一方面反映天理,是“天理之本然也”<sup>[5]50</sup>,属本体论范畴;另一方面,诚是天理在人心的反映,属道德范畴。天道的本性是实有的诚,人作为天地的产物也必然保有天地之性,但由于人们的气禀各异,需要后天的工夫不断培育完善各自的德性,而诚是德性工夫的极致。“徙义”进德即崇德,朱子认为,“‘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表里夹持,更无东西走作去处,上面只更有个天德。”<sup>[4]2450</sup> 这些反映了“徙义”是个境界不断上升的过程,其终点是反映天德的人性之诚。

总之,“忠信进德”和“修辞立诚以居业”,以隐喻的方式强调了忠信是进德的前提,修辞立诚是居业的基础,进德和居业的实现是做工夫的结果。信是符合内心真实的全部,和忠一致,于是“忠信”整体就与德相符。德的含义是心之所得,故而“忠信”重点在内,但“修辞”重点在外。修辞属言语工夫,其重要性在于“事尚可欺人,辞不可揜”。<sup>[4]2492</sup>

#### 四、心空间与忠信

朱子认为:“忠信只是一事,而相为内外始终本末。有于己为忠,见于物为信。做一事说,也得;做两事说,也得。”<sup>[4]486</sup> 这说明“忠信”有心内和心外两个空间。心内空间强调的是忠。忠的含义和字体结构决定了它与心的中心部位相关。在容器隐喻中,处于容器核心的内容最为重要,信从属于忠,忠是焦点。这样“内积忠信”之“忠信”类似于偏义复词,意义全在“忠”,而“信”义可以忽略。但在“忠信”的心外空间强调的是信,是人言自内心完全发出后的真实,忠此时修饰且限定信,信是焦点。(见图2)此图内,在心内空间,忠是核心,信从属于忠;在心外空间,信是核心,忠对信修饰和限定。



图2 忠信空间

由忠到信,是作为体的忠的变化过程,忠是焦点,心和信的对象构成背景。当这个变化结束时,忠表现为信,信成为焦点,心依然是背景。(见表1)在这内外的转化中,焦点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内积忠信方可以进德,因转喻的替代功能,我们可把“进德”直接理解为“内积忠信”。内积之忠信在心内的升华谓之进德,所以,德的位置也在心内,和“忠信”在心中的位置相同,这样,“忠信”和“进德”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

“忠信进德”和“修辞立诚”相辅相成。朱子云:“‘忠信进德’是见个‘修辞立诚’底道理,‘修辞立诚’是行个‘忠信进德’底道理。”<sup>[4]1723</sup> “忠信”和“修辞”相对。“忠信”,强调的是言语真实,言无不尽;“修辞”,意味着择言,修饰言辞,“只是如‘非礼勿言’”。<sup>[4]2445</sup> “忠信”是基本要求,“修辞”是对前者的保证,朱子认为:“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只管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汨没动荡,立不住了。”<sup>[4]2445</sup> “进德”与“立诚”对应。“修辞处立诚,又是进德事。”<sup>[4]1713</sup> “修辞立诚”的实质也是“进德”,“进德”是忠信的进一步,进德的极致便是诚的境界。陈淳认为诚是自然之理,<sup>[7]32</sup> 比起忠信工夫,显然属于更高的层次。所立的诚是自“修辞”处来,“修辞”针对的是外事,所立的诚是德的提升,其位置依然在心的空间。(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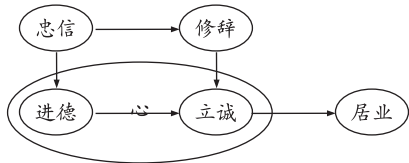


图3 忠信、进德、修辞、立诚的关系

在图3内,所进之德和所立之诚都在心的空间内,所忠的信和“修辞”在心的空间外。“忠信”在心外强调的是信,与“修辞”有对应关系,两者都强调言辞的表达。此处“忠信”是始,“修辞”是“忠信”的进一步。但是不论是忠信修辞还是忠信进德,图中的箭头最终都指向“立诚”,说明心性的工夫中诚是“忠信”的最高境界,是内圣的工夫结果。而“立诚”的最终目的是“居业”,是外王的实践结果。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居业”是修辞立诚的目的和结果,而忠信、进德、修辞、立诚既是“居业”的过程,也是“居业”的条件。朱子认为:“‘忠信’是始,‘‘修辞立诚’是终’<sup>[4]1721</sup>,说明理学看重的不是作为目的或结果的“居业”,而是忠

信、进德、修辞、立诚这些做工夫的过程,通过这些工夫过程获得满足“居业”的条件,而“居业”是工夫的自然结果。

换言之,“忠信”和“进德”“修辞”与“立诚”“修辞立诚”同“居业”,其间是事件隐喻的致使关系。在图3中,“忠信”是条件,“进德”是结果;“修辞”是条件,“立诚”是结果;对于“居业”,“忠信进德”和“修辞立诚”是条件,“居业”是最终结果。理学关注从心内到心外的工夫过程,这是动态的过程。忠(体)从心内变为心外的信(用),忠是过程的焦点。理学同时也关注心外的结果,心外的结果同时也是目标,是内心完善的体现。静态地看,信(用)作为目标,在旅途隐喻中是心外的终点,相比于其他站点,它是旅行者关注的焦点。但就内心工夫而言,诚是最后的工夫终点,信是对诚的证实。理学认为在工夫上能实现“诚”目标的是圣贤,是完人,而常人只能是内心的不断

完善和对“诚”目标的无限接近。

参考文献:

[1]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1: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Language, Speech, and Communication[ M]. MA. Cambridge: A Bradford Book; The MIT press, 2000.

[3] 程颢,程颐. 二程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4] 黎靖德. 朱子语类[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5] 朱熹. 四书集注[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6] 郑玄. 周礼注疏[ M]. 贾公彦, 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7] 陈淳. 北溪字义[ M]. 熊国祯, 高流水,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Neo-Confucian “Zhongxin” Under the Theory of Image Schema

LU Jin<sup>1,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201209,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Kashi University, Kashi 844006, China)

**Abstract:** In Neo-Confucianism, the concept zhongxin is composed of zhong (loyalty) and xin (faithfulness), the relation of which can be seen in seven image schemas: “container schema” showing the inside and outside relation, “surface image schema” concealing the essence, “path schema” following righteousness without deviating from the course, “center-periphery schema” and “near-far schema” reflecting the mental space, “full-empty schema” utterly exhausting oneself, “cycle schema” being faithful to possess morality. These image schemas reflect the dynamic and static relation between zhongxin’s focus and its background. The body-function relation between zhong and xin is predetermined, and mental image schema provides the background frame. The meaning of zhongxin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ligh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ycle schema in being faithful to be moral and refining one’s words to be honest. Path schema is fundamental. These schemata are metaphoric. Inside the heart of zhongxin, the focus is zhong; outside the heart of zhongxin, the focus is xin. Zhong determines xin and xin is the explicitness of zhong. Cheng (genuineness)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zhongxin and there exists the process of being moral and refining one’s words for a successful career and life.

**Key words:** zhongxin; image schema; metaphor; focus and background

(责任编辑 雪 箫)